

战地记者讲故事

在那高高的山顶上

■王雁翔



插图：唐建平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郭光夫的眼睛随着熄灯哨声一合上，脑子就如放电影般转动起来。疲倦退去，意识反倒越发清醒，那天发生的一切细枝末节在脑海里回放。他拼尽力气在跟死神赛跑，战友们一声紧跟一声的呼唤在黑夜与寂静里忽近忽远，闪闪烁烁。那些画面和细节，有时如丛林里鸟儿的鸣啾，会没来由地在脑海里涌动。等紧张、激荡的心绪慢慢平静下来时，常常已是深夜。宿舍里均匀的呼吸、轻微的鼾声或时断时续的梦呓，使他心里温暖而安静。

故事要从那个盛夏7月说起。线路从山脚穿过原始森林架到山巅。热带雨林气候的随便一次躁动，都可能带来线路故障。跟往常一样，那天上午10点，郭光夫带着3名战友钻进密林，沿线路从山顶往山下查看。虽是走过多次的路径，但风雨总会不时将人留下的痕迹抹去，让山林重回曾经的原始。

像一场突如其来偷袭，在线路的三分之一处，马蜂倏然扑上来，只几分钟，3名战友受伤，两人脸和脖子上多处肿起大包。而伤情最重的陈超，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山高林深，荆棘密布，脚下泥泞湿滑，原本就崎岖难行，而雨季的雨说来就来。

郭光夫向站里报告后，立即背起陈超往山下冲。轻伤的战友在前边挥着砍刀开路，郭光夫背着陈超连滑带滚往下冲。“陈超，坚持住；陈超，咱马上就到镇医院……”粗哑的呼唤一声

接一声，在雨雾蒸腾的丛林里回荡。两小时，四公里，他们像从战火里冲出一般，手和脸被荆棘划开一道道伤口，汗水和着血水、泥水滴落。陈超脸上没有一丝血色，脖子肿得不成样子，呼吸困难。

“过敏性休克，这里没办法治疗，得往县医院送。救护车驾驶员出去了，稍等一下。”镇卫生院医生的话，让郭光夫的心猛地揪了起来。还得赶一百多公里的路，他们不知道能不能跑过那只看不见的手。

心急如焚地等了近20分钟，医生说：“对不起，驾驶员赶不回来，救护车去不了。”

“为什么不早说?!”急得眼里冒火的郭光夫，带着陈超坐上连队的车往县里赶，同时联系那边救护车相向飞驰，在中途对接。

“再稍晚来一点，可能就抢救不过来了。”晚上11点，听到急救医生这句话，郭光夫身子一软，瘫倒在过道上。

“急啊，如果陈超那天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咋给他父母交待?”说着，郭光夫又转脸看着窗外。

细雨和风吹动枝叶的声音落下来，在地上轻轻飞溅。良久，他又说了一句：“山上的日子跟外边不一样，这里没有四季。”

我们隔着一张茶几面对面坐着，我几乎能听到他的心跳声。对话不时被沉默中断，显得生涩、艰难。他的话简短、跳跃，像琴键上一个一个跳动的音符。

我觉得他话没说完，应该还有下一句，便静静地等着。

他说：“我们这里只有雨季和旱季。”“哪个好过一点?”

他眼神看过来，“四季分明好。旱季有时一两个月都不见一滴雨。”

这些年，上级机关不断地请专家勘察，想方设法给站里打过4口井，最深一口640米，每口井供水不足一个月就干涸了。近5个月旱季，山顶上找不到地表水，吃水得去山下拉。

到山脚下不远的村镇拉了几趟水后，战士们发现当地群众旱季用水也很紧张，便改到县城拉水。一趟上百公里，水比油还金贵。他们只好每人每天定量一脸盆，刷牙洗脸；洗过脚舍不得倒，收集起来洗拖把、冲厕所。

周末，站里分批组织官兵下山，到山脚小河里洗澡。每个排出两名公差，在河边将全排衣服洗好，用车拉上来晾晒。

“水泥路没修通前，雨季沙土路经常塌陷。有时送给养的车困在半路不上来，我们就下去往山上背。”他看着桌上的茶杯，“山上的经历很平凡，外边人不一定能理解。”

“每年新战士上来，应该都有一个艰难适应过程吧?”

“不适应、心里有落差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怀疑自己坚守的意义。”他的目光从茶杯转向我，忽然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老兵脸上硬朗的笑容。



记者心语：抓住寻常故事里那些快如闪电的细节与情绪。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仲春的赣南重镇宁都，满眼皆绿。一觉醒来，天色微亮，窗外传来鸟叫声。推开窗，一丛丛杜鹃花红红艳艳，开得灿烂若霞、热烈奔放。花香沁人心脾，微凉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薄雾低垂，水汽氤氲，街角屋边的地上能看到青苔留下的深浅不一的绿痕。

宁都是一片革命热土，是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指挥中心，曾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

大山环抱中的宁都县城，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处处透出一份沉静通透之美。早餐后，从宁都县城出发，车子很快便进了山，在郁郁葱葱的丘陵矮山间穿行。车窗外，低矮的丘陵上满是树木，青翠欲滴的绿色令人心旷神怡。从小生长在北方的我，对这种青翠欲滴的绿毫无抵抗力。在葱郁茂密的林间，随处可见需要几个人才能合抱的红豆杉、香樟等珍贵树种。道路狭窄，山体触手可及。看得久了，竟然生出些许恍惚的感觉。我禁不住想象着，90多年前，在这偏僻的深山中闹革命，会是怎样一番情状呢?

到达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时，强烈的阳光已透过薄薄的云层，洒在纪念馆的草书大字上，一片金黄。毛泽东同志曾总结道：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驳壳枪、大刀、扎枪，一件件文物无不诉说着红军将士拼死杀敌的壮烈和勇毅，也见证着宁都这片红色沃土与中国革命的血脉关联。

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里，静静躺着半部无线电台模型。这台机器是我军无线侦察事业的起点。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取得龙冈大捷，歼灭国民党军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共9000余人，俘师长张辉瓒，缴获电台1部，并俘虏了王诤、刘寅等无线电台人员十余名。这些人员和电台被送到红军总部，但红军战士出于仇恨把发报机摔坏了，只剩下收报机。毛泽东指示，今后凡缴获到无线电台机器一律不准损坏，直接送总部。而比这半部机器更宝贵的，是那些受过专业训练、懂得使用机器的人。王诤、刘寅等无线电台人员，经过耐心细致的教育，思想很快彻底转变，自愿加入红军，后来成为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开拓者。他们不仅尽心竭力地侦听敌人的电报，还毫无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年轻的红军学员，培养了一批无线电通信技术骨干。这支新生的通信兵部队从小到大，在历次战斗中屡建奇功。

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旧址——宁都县小布镇赤坎龚氏家庙里，我看到了当年无线电“报房”工作场景的复

绿色宁都的红色传奇

■傅强

现。这里是红军第一部无线电台的诞生地。

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在龚氏家庙里的东厢房布置好了“报房”。一部三灯收音机摆在一张八仙桌上，王诤认真地检修好机器，刘寅在室外架起高高的接收天线，秘书处的同志找来了铅笔和电码本，有位首长还送来了怀表。接通电源后，不一会儿就收到了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的新闻。这是红军以“半部电台”为基础，首次用无线电台侦听到消息，开创了我军无线电侦察工作的先河。从那以后，一道道无线电波在小布镇上空来回穿梭，传递着关乎红军命运和中国革命前途走向的重要消息。这一道道来自小布的“风声”，穿越百里千里，穿透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催生了一次次战斗的胜利，

对以后多次反“围剿”作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展厅里挂着几幅不甚清晰的历史照片，是红军无线电事业开创者们在不同时间、地点留下的珍贵合影。我在这个展区驻足良久，仔细看、辨认照片。比照着玻璃展柜中已经成为文物的生活用品，想象着它们曾经的主人，我隐隐感觉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场。合影中的人有的梳着分头，有的戴着眼镜，有的满脸书卷气，但他们有着同样年轻的脸庞，眼神里流露出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自信神采。

事实上，以曾希圣等“破译三杰”为代表的中革军委二局工作人员，其中很多是大知识分子。在那个风雨如晦、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在以劳苦大众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构成中，他们的存在显得极其显眼。他们是有知识、有文化、有专业，同时是有眼界、有见识、有情怀的一群人。他们甚至会把破译的密码记录形容为“百美图”。在艰危的战争环境中，他们仍葆有着审美精神和情怀，这是极其令人感到震撼的。“半部电台”的故事，让我对那段历史、那群人满怀崇敬之情。

在敌我两军中时刻进行的“密码战”“情报战”，无疑是惊心动魄却又鲜为人知的。相对于反“围剿”战争那些刺刀见红的厮杀场面，小布镇上演的是—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小布镇的“风声”，也可以说是正面战场之外的一段段高亢而悠远的泛音。这些英雄人物隐姓埋名、无私无我的牺牲奉献精神，使得“半部电台”的故事释放出更加深沉而持久的情感和精神力量。

离开纪念馆，我又来到离此不远的青塘镇，参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夕阳西下，放眼四望，巨大的香樟树下，炊烟缭绕，村前池塘中小荷初露。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我和几个当地村民攀谈起来。聊起当地的红色革命历史，一个穿着宁都一中校服的女中学生熟稔而又骄傲。她告诉我，宁都到处都是革命遗迹，仅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就有近百处。宁都不仅红色资源丰富，而且生态环境优美。青塘村民们继承革命老区精神，将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和生态旅游有机融合，村民们也渐渐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和乡亲们告别，我放眼四望，青翠的山峦起伏流淌，勾勒出碧浪般绵延的线条，炊烟与云雾缭绕山间。村中池塘里种植了大面积的生态莲子，为村民们带来稳定可观的收入。春日荷塘里，嫩苗初露，大面积的新绿煞是好看。历史的、人文的、现代的、自然的，青翠欲滴的山色与激情如火的红色在这里交融。宁都，巧夺天工的丹霞山水、古老厚重的人文历史、淳朴好客的客家风情、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不断向世人讲述着她的质朴和纯美。

绿色宁都，红色历史浓墨重彩，英雄传奇仍在延续……

饭钱

■鲁剑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一段有关饭钱的经历，过去近30年仍让我记忆犹新，每思之感慨万端。

那是1995年夏天，我在驻塞北高原的武警某部服役。一个晚上，当地矿区发生了歹徒持枪抢劫案，致死一人，重伤两人，歹徒拒捕将一名干警击伤。我们在睡梦中接到命令，紧急集合，迅速到达任务地域，将歹徒逼进了矿区旁的山中。领导考虑到歹徒携带枪械，山中遍布矿洞矿坑，我方对地形不熟悉，且夜里歹徒在暗处，我在明处，诸多因素对我不利，遂改变战斗方案，命令我们守好关卡，天亮后再搜山捕歼。

天很快亮了，大家振奋精神，等待战斗命令下达。领导对战士们非常关怀，考虑到大家一夜未眠，饥肠辘辘，要先吃饱饭才有战斗力，就在山下联系了一家饭店。除哨卡值守人员外，其余人先分批到饭店吃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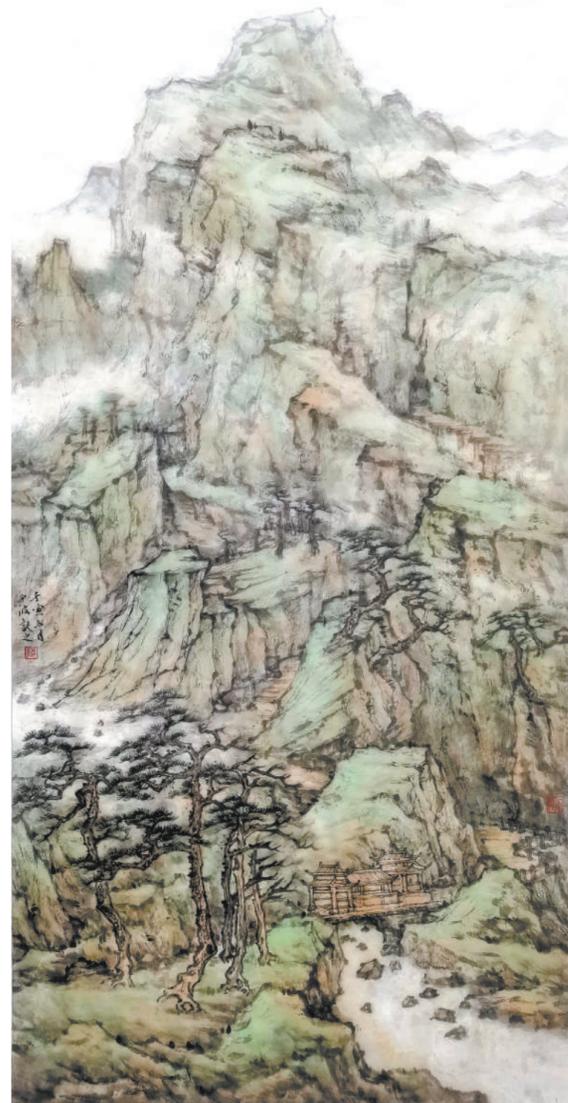
为赶战斗时间，进了饭店，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自己拿碗盛上面条或粥，三口一个包子，吸溜溜一口气将粥喝干。

吃完饭正要结账，只听“哐”的一声，有人尖叫着从厨房跑出来，只见后厨浓烟滚滚。原来，服务员忙着收拾碗筷，老板忙着结账，负责炸油条的厨师忘了照着炉火，旺旺的炉火将一大锅菜油点燃，蹿起几尺高的火苗。旁边是老式木柜，平常就溅落一层油，火星很快就引燃了柜子。火情就是命令，没人下

指示，大家第一时间行动起来。捕歼战斗没打响，率先打响了灭火战。房内，战士们冒着浓烟、冒着爆炸的危险压制住油锅里的火，同时转移物品，再一桶桶、一盆盆把水传进去。外围战士们爬上房顶，揭开石棉瓦，从房顶向下泼水，进行通风。仅仅十几分钟，厨房的大火就被扑灭了。除了个别战友被溅出的沸油烫出了水泡外，基本没有人受伤。因为有更激烈的战斗等待着我们，大家简单帮老板收拾了一下火场，就准备结账上山了。

按照事先要求，每人吃了什么、吃了多少，自己要记清楚，饭后向负责后勤的司务长报告，然后由司务长汇总，同饭店结账。饭店同时也统计着数目。那天官兵共吃油条42斤、包子228个、面条69碗、稀饭113碗，饭钱共计现金301.7元。当司务长将汇总结果报给老板时，老板感动得双手颤抖，心诚服地说，开饭店这么多年，常有少付账甚至逃账的人。他根本没想到那么多人吃饭，吃的食物也多种多样，可战士们报的结果竟然和自己的统计完全相符；而且战士们还帮助自己扑灭了大火。多么可爱的战士！老板大发感慨，从301.7元钱中拿出300元钱，一定要退还给司务长，只留下象征性的1.7元钱作为饭钱，以示对战士们的敬意。最后，不管老板怎么热情地劝说，都被司务长坚定而委婉地谢绝了。

吃完饭，我们开始进山搜捕，很快顺利完成捕歼任务。凯旋时经过饭店，老板和服务员齐聚门口，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后来听说，打那一天起，老板规定：只要军人就餐，一律优待优惠……



春和景明 中国画

陆千波作

生命高度

■程文胜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春日暖阳如母亲的手掌
将英雄墓碑一遍遍抚摸
栀子花香唤醒历史
谁都能看见，明亮的山谷
有一群年轻士兵伫立草丛
笑容带着调皮
眼神清澈如水

乌云遮挡阳光的岁月
信仰和意志如一支红色鸣镝
缩短山冈和城市距离
先行者的青春
火把一样在雪山草地闪亮
浴血冲锋
思想突围
跋涉泥泞的草鞋
奋力朝着生命高度进军
骨气超越钢铁
鲜血比杜鹃殷红
灿烂霞光照亮一个个血染的姓名

阳光普照，全这朵鲜艳

除去胜利一无所求
为了胜利一无所惜
向死而生成为永远的墓志铭
最坚韧的潜伏
生命在烈火中燃烧
地堡疯狂射击，冲上去
最后的武器就是身体
小高岭山顶，二十八岁的身影
一跃而出，炸药包天崩地裂
与惊恐之敌同归于尽

时代高地总有英雄屹立
一架外机如野牛擅闯南海
海空卫士升空拦截
尾翼撞毁的惊险一刻
战友呼叫返航
一声回答震撼人心：
我已无法返航
你们继续前进

生死危难之际
英雄和凡人的高度
只差一次勇敢的献身
但是，为了那个光荣的时刻
那些活在我们心中的人
献出了全部人生



长征

第5765期